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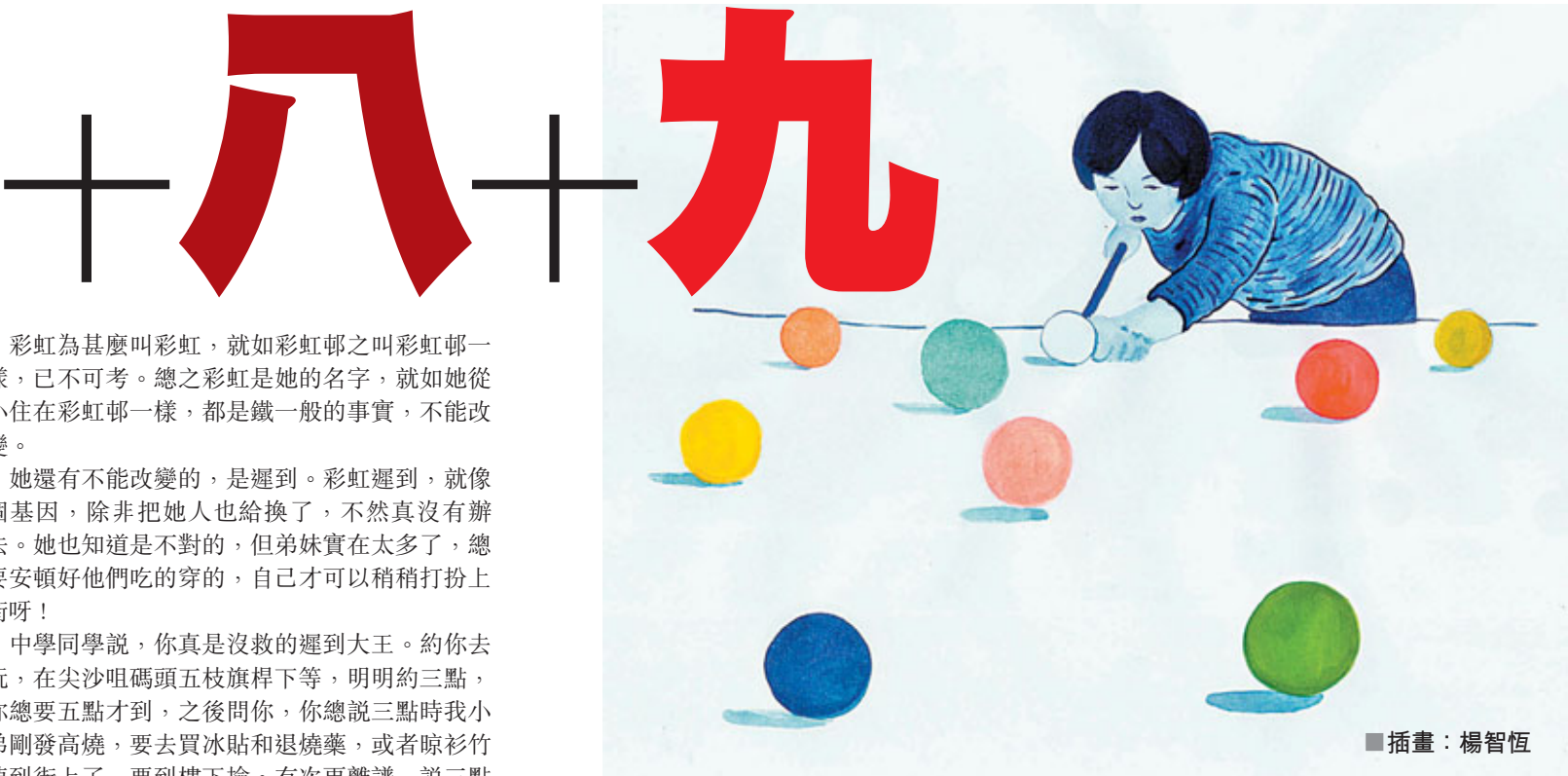
稿例

本版歡迎文字或圖像投稿，可郵寄至香港仔田灣海旁道與偉中心3樓文匯報副刊，或電郵至wwcreative@hotmail.com。勿一稿多發（包括網上）。一經刊登，謹奉薄酬。

只此一人

作者簡介：作家，廣東人，香港長大和工作，現職傳訊顧問，閒時看看書，寫些小故事。

伍淑賢



插畫：楊智恆

彩虹為甚麼叫彩虹，就如彩虹邨之叫彩虹邨一樣，已不可考。總之彩虹是她的名字，就如她從小住在彩虹邨一樣，都是鐵一般的事實，不能改變。

她還有不能改變的，是遲到。彩虹遲到，就像個基因，除非把她人也給換了，不然真沒有辦法。她也知道是不對的，但弟妹實在太多了，總要安頓好他們吃的穿的，自己才可以稍稍打扮上街呀！

中學同學說，你真是沒救的遲到大王。約你去玩，在尖沙咀碼頭五枝旗桿下等，明明約三點，你總要五點才到，之後問你，你總說三點時我小弟剛發高燒，要去買冰貼和退燒藥，或者晾衫仔掉到街上了，要到樓下撿。有次更離譜，說三點鐘有賊入屋打劫，給綁在地上一小時，鬆得綁來，出到尖沙咀，剛好五點。同學就說，我們約你三點，如果你兩點半出門，不就避過打劫了嗎？彩虹想想，對，不過那幫賊大部分也是遲到的，準時的一個，兩點一刻就拿着小刀衝進來，怎也避不了。

彩虹最要好的同學，是當女童軍的一夥。她們這小隊，對彩虹特別好，每次上街玩，總不免要在烈日下，或者寒風中，等她個把小時，可大家從沒有埋怨，因為生活實在太有趣，有太多話題可以聊，而且大家都很期待，期待彩虹終於出現的時候，聽聽她有甚麼新鮮的遲到理由。

彩虹是可愛的：圓臉，矮小，攪笑，車鞋技術一流，幾歲開始帶弟妹，運動好，為童軍小隊拿了多枚獎牌。每次遲到，同學都會原諒她。而且十次有一次，她都會乖乖的早到，可憐地靠着碼頭海邊的欄杆，一個人乾等。同學到時，愛惜她也來不及了。不過後來大家說起，懷疑彩虹當天其實也是遲到的，她只是記錯了約會時間，大幅度地早到了而已。

彩虹總會吸引一些前途無限的男孩。一個是小六的舊同學阿景。那天毛毛雨，彩虹抱着最小的妹妹，在佐敦道一個巴士站等車回家。小妹妹不怕潮，伸手接絨毛細的雨。後面突然有把雨傘伸過來，原來是長高了幾個碼，瘦支架沒變的阿景。

他們再約了，約下個星期天十點，在大會堂低座等。到那天，十點到十一點，家裡的電話響破天，彩虹在車皮鞋，剛上小一的弟弟拿起電話，說有個阿景找，但鞋車的馬達聲太吵，她沒聽見。阿景以後沒再找她。

第二個前途無限的男孩，叫文強，是媽媽當車鞋管工廠裡的會計。彩虹每年暑假寒假，都到鞋廠車鞋面，技術好得連老板也說：不要讀書了，來這裡當長工吧，連加班包你每月掙三千多塊，強過大學畢業！彩虹臉上高興，心裡認定，書讀得不好，也一定要讀完，長工絕對不當。

黃昏，文強有時會送她回家，總喜歡買份《星島晚報》，插入黑色的公事包。他們從鞋廠步行回去，不過是新蒲崗至彩虹邨吧了，中間卻會經過混亂之極的一段破碎馬路。彩虹平常有很多家務雜事要打理，走路做事總是快快的，只是文強在的時候，會換了慢板，信步而行。

在那段胡亂掘洞的馬路上，奇怪地有一段是平坦完好的，路邊兩旁擺了攤販，賣熱蔗、炸蕃薯。

文強停下來，買了兩根熱蔗，要了兩塊白紙，包好手拿的一端，給彩虹遞上一根。兩人邊拿着邊走，兩個都不吃。

文強很高，走路一步接一步，不算快，但彩虹不知如何，總覺得有點跟不上，總落在他後面一點。他們手拿黑皮蔗，像執短刀的雙劍客。劍客有心事。

文強在前面說：你下次來吃晚飯，最好六點半準時來到，阿爸媽都習慣早吃飯，早睡。

風把文強的話一句句往後面吹來，彩虹不作聲。

前面繼續吹來一串話：我看你是普通人家，又帶着這麼多弟妹，應該知道家裡不容易，我才坦白跟你說，我覺得我們是可以一起走一些路的。你今年幾歲？

彩虹想，為甚麼總是要問我的年歲呢？不是問爺爺奶奶多大就是問她自己多大。十八，她說。我足十九了。前面又來了一段話。文強用捉住蔗的手，撥了撥頭髮。十九歲已經很大了，我晚上有時睡不好，想到廿九歲時不知會怎樣，或者還是一事無成，就會冒一身汗，猛醒過來。

我可沒有這樣想過。彩虹在後面說。到時弟妹

大了，我做事了，媽可以退休，我會帶他們四處去玩，到時一定會好些。

文強這時停下來，不如坐坐。就在山邊護土牆腳，一個新造的花槽邊坐下。蔗放在一邊。文強把《星島晚報》拿出來，拉出一頁廣告，給彩虹墊着坐。

遠是山，近也是山，和掘出的路泥，細看蠻髒。噴射客機就在對面爬升。

如果可能的話，我們一起計劃將來吧。文強雙手方正地放在公事包面，看着黑色的人造皮。不過我會有要求的，你可以嗎？

我不可以，彩虹說，我想去加拿大唸書，然後把家人一個一個申請過去。她趁今兒把話說白了，鬆一口氣，拿起蔗，咋的咬開一截，嚼起來。

文強沒再說甚麼，坐了一回，把《星島晚報》又拿出來，翻開工商版研究，又看文藝副刊。彩虹抖抖身上的蔗屑，天都黑了，還看甚麼報紙。起來回家。文強還是禮貌地把她送到門口。最後那一段路，彩虹自覺步履輕快，輕易就超過了他。

然後，她考預科畢業試，他廠裡趕年結，幾個月沒消息。

夏天有個晚上，文強上家找她，隔着鐵閘說，要不要打桌球去？觀塘有家新波樓，很乾淨。把小妹妹也抱去吧，不用吵着其他弟妹做功課。

後來其實是他抱住小妹妹的。小巴未到站，小妹妹已經睡着了。

他們挑了一張角落的桌子。彩虹第一次打桌球。文強教她掌桿姿勢，放球，怎樣運力，不久就試着對打。

小妹妹放在一角的沙發上，繼續睡。

文強玩撞球有點天份，說中就中。他一連打了十多球，瞄準最後一球時，問彩虹關於上次他說的，會不會改變主意。

他對着一盤發亮的彩球說，我們是這樣對對，我不明白你為什麼說不可以？我問你最後一次。今天之後，我都不會再煩你。

彩虹瞄準了球，一桿入袋。剛有人經過，大聲叫好。她很高興，而且她覺得，比起文強、阿景，自己會早到彼岸。

短載

米麗亞

作者簡介：寫古體詩、散文和短篇小說。作品曾刊載於《菲律賓商報》海韻文藝副刊與《聯合日報》菲華文藝。

金釧阿嬈

11

迷迷茫茫，她好像騰雲駕霧，輕飄飄到了寫着「奈河橋」的地方，橋的另一端隱約是個鬧市，人來人往，腳不沾地悠悠地飄行，她好像看見公婆牽着手並行，急忙隨着眾人走近橋，忽然看見父母在彼岸揮手大喊：「回去，回去。這不是你來的地方，你帶孩子到『株藝牙佬』找我們。」金釧太想見親人了，她還是舉足登上橋階，父親的手臂居然拉長伸過橋來，狠狠的推，她仰後一個倒栽葱硬是滾下橋，眼睛一睜，原來是南柯一夢！渾身濕透了汗，身上衣褲似水裡剛撈出來的，可以擰出水來。

鄰居高興的大喊：「有救了，噯，你已昏睡了三天！你看你四個小壯丁，懷中還有一個，你就是他們的雞籠，沒有了你，這些小雞就要風吹雨淋了。」這一回，金釧全聽進去了。趕快換了乾衣裳，咕咚咕咚一口氣喝了三大碗粥，神志更加清楚了。她張開雙臂，就像老母雞展開雙翅，把四隻小雞緊緊地護着。靠自己雙手剪拖鞋是不能讓孩子活下去的，公寓式的房子也被丈夫賣出，自己交過四個月厝租給新業主。進前無路，退後無步，但翅下的小雞給她無比力量！一枝草一點露，會有辦法的！她想起奈河橋邊父母指點的「株藝牙佬」，金釧記得這是父親當年的發祥地，父親是在菜市批發乾貨食品的。像在茫茫大海中抓住了根水草，自己雖未曾去過這希望之土，但是她心中想到「株藝牙佬」就特別踏實，特別溫暖。可能那是因為它曾是父親的第二故鄉吧。

12

金釧毫不猶疑賣掉僅有從唐山和婆婆纏在腰間帶出來的二對傳家金鐲。口中唸唸有詞：「安娘，對不起，不能順您老人家意傳家了，但這是唯一能令你金孫活命的機會。」像從唐山出來一樣的謹慎，她把僅有的活命錢縫在底褲上，鄰居見她把傢具等等能賣盡賣，不能賣的部分贈鄰居，大家驚奇又擔心的問：「你難道不回來？」金釧在絕路下悲壯的說：「多蒙危難中各位相助，金釧此去要有生路，一定回來報答您們。」鄰居們都含着淚，自從奈河橋上轉悠了一回，她再也不流一滴淚，帶着用床巾包的二大包自己和孩子的衣物，讓四個分別為八歲、七歲、五歲、三歲的兒子坐穩後，在鄰居的牽扶幫忙下，爬上往「株藝牙佬」的回頭貨車，坐上這輛載着她母子未來的希望，一路崎嶇向前……

13

兩天後的中午，車在一大菜市停下了，這是車主的目的地。這個時間，正是歇市的時候，在車司機的幫忙下，她把一路鋪在貨車底的草蓆對摺鋪在菜市一塊賣肉的砧上，孩子太疲乏了，自下車後，眼皮子似乎就沒大睜過，軟綿綿的都躺在肉砧上昏睡着。

菜市的華人傳開了，有一個小腳的華婦拖着一群幼兒流落此地！菜市中的「十二金釧」都是天涯淪落人，她們在此同舟共濟，唇齒相依。一聽到消息，齊齊來看個究竟。今日見金釧這般模樣，自然是老鄉見老鄉，兩眼閃閃光。從此她落籍在這曾經是父親的第二故鄉，在十二金釧的幫忙下，擺攤賣菜，用比常人艱辛的小小解放腳顛走她人生的關山路……

我長長的吁了口氣，終於明白，金釧阿嬈是在感念當年所承受的友愛，在報答！所以不肯退休。她把受人點滴恩惠當湧泉以報的優良品德身教的傳承給了兒孫。（完）

試筆

張奕彬 裘錦秋中學（元朗）中五

感動的一刹那

目睹了太多的催人淚下，聽聞了太多的感人肺腑，心裡卻總是覺得事不關己，總是觸動不深，也沒有想去幫助他人的念頭。可能是天意，會讓我遇上如斯的感動。

那天早上陽光依舊，輕鐵月台依舊，輕鐵班次依舊，我也依舊困難地擠進幾乎超載的輕鐵上學去。

「滴滴滴滴，天瑞站到了，請先讓車上乘客下車。」輕鐵車門打開了。由於是上學時間，車上擠滿人卻沒有人下車，唯一能從門外擠進來的是一對母女，一個年輕的母親帶着她那約七、八歲的患有「唐氏綜合症」的兒女。那小女孩眼小如門縫，鼻子扁平卻在兩個鼻孔中掛下兩串鼻涕，嘴巴嘟起來剛好形成一條淺溝裝載着流下來的鼻涕，頭髮也亂蓬蓬的，確實不堪入眼。最討厭的是她拖着一個小型旅行箱，也剛好碾在我的腳上，任憑我怎麼挪動腳板她也無動於衷。她只是目不轉睛的望着我，選用她那剛擦完鼻涕的髒手拉我的衣袖。我那時憤怒極了，心中暗罵她活該患上如斯病症，恨不得馬上下車遠離這個小惡魔！

「滴滴滴滴，樂湖站到了，請先讓車上乘客下車。」終於到站了。我如猛虎般第一個從車裡撲出來，心想這下子解脫了。沒想到回頭一看，一個小傢伙也從人群中努力地擠着出來，果然是她！不過，沒待她擠出來車門已開始關閉，心想「哈哈，別再想糾纏我了，輕鐵都不幫你！」正準備上路時，奇怪了一下，怎麼輕鐵還沒走。轉身一看，原來有隻小手掌夾在門縫中！

車門又打開了。那小女孩向我徑直走來，手裡拿着一張「八達通」。我開始意識到一些東西，此時小女孩已把「八達通」塞到我手上，並支吾了幾聲，由於她不會說話，我完全不懂她要表達甚麼。我看了看小女孩給我的「八達通」，上面果真印着我的熊樣！這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她在車裡拉我袖子是要告訴我掉了東西。等我回過神，小女孩已擠進了輕鐵，並緊緊捂住她那剛剛被車門夾住的手，似乎很痛，但我感覺到我的心更痛……

車門徐徐關閉，我隔着玻璃望着那不會言語的恩人，倍感慚愧，只能緊握手中的「八達通」，久久的站在月台上，久久的站在那裡，目送她乘坐的輕鐵離開。

小女孩把我遺失的東西還給我的那一刹那感動了我，這也將從此改變我。她還給我的東西不僅僅是這張學生八達通，而是我已遺失了的最重要的東西。

「滴滴滴滴，樂湖站到了，請先讓車上乘客下車。」下一班輕鐵又到站了，我也該繼續走我接下來的路程了。

（本欄接受學生來稿，歡迎學校集體投稿。）

浮城誌

余龍傑

作者簡介：一到夜晚便會口渴。心情易受夢境影響。經常歸隱。沉迷睡覺。習慣孤獨。來自紙洲。

銀指環

熙來攘往的地鐵站，像個注入沸水而發脹的杯麵，非常擁擠，每個人走過這兒都帶着他的目的。儀站在一條柱子旁，倚着柱上的廣告牌等她的愛人。她緊張地拿起鏡盒，看看她化的妝有沒有問題。為了這次約會她準備了三個小時，單是化妝便用了一個多小時。這個鏡盒是她愛人送的，她以為這是暗示她要好好整理儀容。或許他喜歡化妝後的我，她總是這樣想。她看着鏡中的自己，那雙又大又圓又水汪汪的桃花眼，好像充滿電力似的，教所有男人都不敢直視，她驕傲地笑了。

「送給你。」一個男人突然把一束鮮花塞進她的懷裡，唬了儀一跳。她定神看時，卻正是她的愛人。「初哥哥，生日快樂，今天是你的生日啊，怎麼會是你送花給我了？」她笑着說。

他看着她的眼，看着那沒有一絲紅根、白得像香草冰淇淋的眼白，便着迷了，呆了，彷彿墮進冰淇淋的漩渦中，回不過神來，也聽不見儀問他什麼。

「怎麼了？」儀見他怔怔地看着自己，還以為自己的臉髒了。

「沒什麼。這個，送給你。」初拿出一個深藍色的小盒子，打開一看，是一枚銀色的指環，上面有波浪形的紋飾。

男孩子怎能隨便送指環給女孩子呢？儀心想。初拿起儀的左手，把指環套在她的無名指上。儀感到這指環像一條毛蟲，最終會蛻變成美麗的蝴蝶，像她和初的愛情一樣詩意。縱使生出骨刺，

她也不會把這枚指環脫下來。

他們順理成章地享受一頓燭光晚餐，初紳士地服侍儀坐下，然後他也坐下，把電話放在桌上。

儀喜歡看着初的臉，初擁有的像劉德華的鷹勾鼻，儀就這樣專注地看着他的鼻子，彷彿整個靈魂都被他的鼻子勾着，甚至被吸進去了。

當他們切着情侶套餐的心形牛排時，初的手機響了，是一條短訊。初看了看手機，見儀關心地看着他，便說：

「是個男的，約我去踢足球呢！」

「那你要去嗎？」儀放下心來說。

「當然不去了，我要陪着你。」

儀聽了，心頭很甜，報以一笑。

隔了一响，初的電話又收到一條短訊，短訊的鈴聲有點刺耳，他爽性把電話調到靜音模式。儀關心地看着他，說：

「怎麼你有這麼多短訊呢？」

「是啊，我的朋友說現在落後了三球，等我去打救他們呢！唉，如果我去的話，一定能贏那場球賽的。」

「那你去吧！」

「不，我要陪着你。」

說着，初的電話又震動了，震動的聲音像蚊子拍翼的嗡嗡聲一樣討厭，這種聲音常潛伏於黑夜，躲避光線，教人無法尋其根源。

「又叫你去了。」儀撇着嘴說。「你還是去吧。」

「那好吧！吃完這個飯就去。」

初去後，儀打算到球場去給他一個驚喜，好讓他的朋友知道他有一個漂亮的女友，他喜歡看別人羨慕初的眼神。

她在地下鐵裡，用鏡盒照着自己的臉容，列

車快將關門，月台發出的嘟嘟聲像世界末日的警報，一對情侶牽着手在門關上前跑了進來。儀在鏡中看見了一個熟悉的臉容，她的視線集中在那彷彿能勾住一切的鷹勾鼻。

初牽着那女孩的手，緩緩地說：「她是我女朋友。」

儀氣昏了，她舉起她的手，想給他一記耳光，又捨不得，她要脫下左手無名指上的銀指環，指環緊緊地卡在她肥厚的手指上，像吸血的水蛭，快要將她的血吸乾了，卻不能脫下來。心裡便想：「也罷，只怪我自作多情。」轉頭想走，列車上這許多人，哪裡走得動呢，她只能呆呆地看着他們，三個人無語對望。儀的眼圈兒紅了，她強忍着淚水。我不能在他面前哭的，儀心想。她打算列車到下一站便立刻下車，然而這一站久久未到，列車像太陽由東邊走到西邊一樣緩慢。

「The next station is……」列車的廣播像冰鑿一樣鑿破沉默。好不容易到了下一站，車門還未開好，儀便欠身擦着淚跑出去了。

儀走後，初對他的女朋友說：「她是我表妹，好久沒見，剛從外國回來，脾氣有點古怪呢。」

初的女朋友捶了他胸口一下，說：「怎麼你有這麼多表妹？」

儀坐在車站附近的公園裡抽泣，手背滿是混和了睫毛液的黑黑淚水，她化的妝溶掉了。驀然手機響了，一看，是初寄來的短訊：「今天也是我表妹的生日，她要我叫她女朋友，玩玩而已，別介意。不然怎知道你這麼愛我呢。」

儀含着淚回覆他：「我真的很愛你。」她摸着銀指環上的波浪形紋飾，像摸着結了痂的凹凸不平的傷口，她深信，沒有波折的愛情是不會開花結果的。